

論溫病均由傷寒書中提出論四時之氣及四時之傷

論六氣之邪內經論直中陰經從胃而入論真中風及法

謂內邪之風法之且絕恐而極至也論驚風小兒溫病并治

所論即剛柔痙第合語錄不和說的什麼東西二五五六

答程雲來傷寒十六問痙瘳參事

本草三六五味別錄倍主乃七三〇味

玉唐宋以後統計一七四六味

傷寒諸方大意

仲聖百十三方用藥九十九味

尚論後篇

光緒丁未孟秋五

五元李師

論傷寒七拉八扯



新建喻嘉言先生著

尚論後篇

尚論後篇序

士之負奇傑之志氣而鬱鬱不得伸於時者一折而之乎他途其窮極變更愈於專家此不惟精力過人而亦淡彼則專此昌黎謂淡泊相遭反賴情不可收拾可以料庸人不可以例傑士也嘉言喻先生自儒而之禪自禪而之醫讀其自讚小像超曠真猶令人不可方物然方其握三寸管攻舉子業劇膠經濟銘金石而光史冊皆意計中事僅僅以岐黃名家哉迨別東謫中兩足遺則撇去功名富貴入於寂滅空虛精心銳氣久鬱而無所逞而一逞之於醫宜其神也夫苟可以寓其巧智自遣牢騷而不必有濟於世者君子寓意而不留意惟醫則賴相天地之道在焉先生之專精於此禪寂之間趣仍具真儒之熱腸歟先生新建人而嘗寓靖邑邑中之紳士有約略其生平梗概並稱者有富意草醫門法律行世余既別於邑之方技據以申之上憲今邑紳之舒族長明公官京師如其已行之書贈災人口因并梓其未行之書後四卷嘗曾經先生親手編次者何身後知己之有人也此固先生半生精力畢萃於此有用之書自是不可磨滅然不遇舒氏長明公焉知不湮沒而不傳嗚呼士之著書立說卓有見地而或傳或不傳又或好惡毀譽紛紜莫定知己豈易言哉時乾隆五年歲次丙辰履端月 賜進士出身 敕授文林郎知靖安縣事古黎王端子莊氏謹撰

尚論後篇總目

尚論春三月溫證大意

溫證上篇 計三法 并諸方

溫證下篇 計十五法 并諸方

溫證中篇 計十二法 并諸方

卷一

合論各篇 計十篇

會議附篇 計六篇

卷二

太陽傷風諸方 計十五方 除重

卷三

太陽傷寒方 計三十九方 除重

陽明少陽合方 計六方 除重

三陰及各證方 計三十九方 除重 通合三卷共得一百八方 除五方於論內見

真中各篇 計三篇

問答附篇 計十篇

小兒附篇 計三篇 治法三例

太陽傷寒方 計三十九方 除重

太陽兩傷方 計十方 除重

尚論春三月溫證大意

南昌喻昌嘉言善舉

黎州陳守誠伯常重梓

仲景書詳於治傷寒略於治溫以法度俱錯出於治傷寒中耳。後人未解義例故春溫一證漫無成法可師。而况觸冒寒邪之病少感發溫氣之病多。寒病之傷人什之三。溫病之傷人什之七。古今缺典莫此為大。昌特會內經之旨以暢發仲景不宣之奧。然僭竊無似矣。厥旨維何。內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此一大例也。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此一大例也。既冬傷於寒又冬不藏精至春月同時病發。此一大例也。舉此三例以論溫證而詳其治。然後與三陽三陰之例先後同符。蓋冬傷於寒邪藏肌膚即邪中三陽之謂也。冬不藏精邪入陰臟即邪中三陰之謂也。陽分之邪淺而易療陰分之邪深而難愈。所以病溫之人有發表三五次而外證不除者。攻裏三五次而內證不除者。源遠流長少減復劇以為在表也。又似在裏以為在裏也。又似在表用溫熱則陰立亡用寒涼則陽隨絕。凡傷寒之種種危候溫證皆得有之。亦以正虛邪盛不能勝其任耳。至於熱證尤為十中八九。緣真陰為熱所久耗無以制亢陽而燎原不熄也。以故病溫之人邪退而陰氣猶存一線者方可得生。然多貴度皮乾津枯肉燥經年善調始復未病之體質。緣醫者於此一證法然不識病之所在用藥不當邪無從解留連展轉莫必其命昌之目擊心傷者久之茲特出手眼以印正先人之法則所以永登斯人於壽域後有作者諒必不以為狂誕也。溫證上篇

謹將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定為一大例

冬傷於寒藏於肌膚感春月之溫氣而始發。肌膚者陽明胃經之所主也。陽明經中久鬱之熱一旦發出而外達於太陽有略惡寒而即發熱者有大熱而全不惡寒者有表未除而裏已先實者有邪久住太陽一經者有從陽明而外達於太陽者有從太陽復傳陽明不傳他經者有自三陰傳胃腑者有從太陽循經徧傳三陰如冬月傷寒之例者。大率太陽陽明二經是邪所蟠據之地在太陽則寒傷營之證十不一見在陽明則譫語發熱血虛發黃脾約等熱證每兼見而凡發表不遂熱之法適以增溫病之困阨耳。況於治太陽經之證其法度不與冬月相同。蓋春月風傷衛之證或有之而寒傷營之證則無矣。且由陽明而達太陽者多不盡由太陽而陽明少陽也。似此則溫證之分經用法比之大有不同而世方屈指云某日某經某日傳經已盡究竟於受病之經不能摸索以求良治所謂一言而引眾盲相將入火坑也。究哉生命古令誠一莫控矣。按溫熱病亦有先見表證而後傳裏者蓋溫熱自內達外熱鬱脈理不得外洩遂復還裏而成可攻之證非如傷寒從表而始也。傷寒從表而始故誤攻而生變者多溫證未必從表始故攻之亦不為大變。然鬱氣必從外泄為易誤攻而引邪深入終非法也。按溫熱病表證間見而裏病為多故少有不可與溫熱病同論。解者其間有誤攻裏而致害者乃春夏暑寒所中之疫證邪純在表未入於裏故也不可與溫熱病同論。

三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

原昌按溫者春令之氣也。冬夏秋雖有氣溫之日不如春令之正且久也。不惡寒三字內有奧義蓋時令至春則為厥陰風木主事而與太陽之寒水不相涉矣。故經雖從太陽而證則從春令而不惡寒也。再按溫病或有新中風寒者或有表氣虛不榮風寒者衛虛則惡

風營虛則惡寒又不可因是遂指為非溫病也。然即有之亦必微而不甚除太陽一經則必無之矣。

三形作也傷寒其脈不弦緊而弱

非傷寒矣弱者必渴被火者必譫語弱者發熱所以脈浮解之當汗出愈

風性弱緩故脈亦弱弱者發熱即內經諸弱發熱之義也。脈既浮當以汗解之使汗出而愈取解肌不取發汗之意。按溫熱病原無風傷衛寒傷營之例原無取於桂枝麻黃二方也。表藥中即敗毒散參

麻飲等方亦止可用於春氣未熱之時若過時而發之溫病暑病尚嫌藥性之常溫況於桂麻之辛熱乎。然仲景不言桂麻為不可用者有二說焉一者以

尚論

後篇

卷一

溫證上篇

別出桂麻則三陰絕無表藥也一者以桂麻用之不當在冬月已屢致戒春月更無可贊也後之紛紛謬議桂麻之熱者未嘗計及於冬不藏精之治耳惟知春夏有不得不不用也誰知仲景立方之神哉

三脈浮熱甚反灸之此為實以虛治因火而動必咽燥吐血脈浮熱甚邪氣勝也邪氣勝則實反灸之是實以虛治也血隨火炎而妄逆在所必至矣

四病如桂枝證似乎頭不痛項不強之邪而無外入寸脈微浮則邪自當過表胸中痞硬咽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胸中有塞也當吐之宜瓜蒂散病人有寒復發汗者胃中冷必吐蚘文昌按仲景不曰病似中風證而曰病如桂枝證者恐後人誤以治溫一例混入太陽中風之例而滋擾故更換其名也吐法多用枳實湯此用瓜蒂散者取其吐頑痰而快膈風溼而逐水也有痰而誤發汗徒亡津液胃中空虛蚘失所養故悖逆而上出也

五病人手足厥冷陰脈下繫者邪結在胸中非陰心中滿而煩懣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宜瓜蒂散按此證乃痰邪自內而作即四證類傷寒之證證者也仲景云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近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表實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表實此以互合之表裏言說合臟腑而統言之則皆謂之表矣

六病在陽表未罷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噀之其熱被却不得去彌更血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熱邪為水服文蛤散誠寒若不瘥者與五苓散

七寒實結胸無熱證者相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按病在陽則不兼陰可知正合第一例也

八病常自汗出不如此為營氣和營氣和者外不謬以衛氣不共營氣和諧故爾以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復發其汗營衛和則愈宜桂枝湯按臟無他病但衛氣不和亦陽病而陰不病之例也再按春溫之證由肌肉而外達於皮膚則太陽膀胱經之邪傳自陽明胃經與冬月外受之風寒始先便中太陽

之邪一解肌則自散若大汗而重傷津液反變起矣此先聖用法之大關也

九病人脈數為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此以發汗令陽氣微隔乘虛脈乃數也數為客熱不能消穀以胃中虛冷故吐也昌按發汗而令陽微誤之甚也陽微則胃中虛冷而脈反數者不過客熱之微溫其胃而客熱不留斯脈不數矣再按此但言胃中之陽微與不藏精之真陽微弱者不同

十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脈實者屬宜下之脈浮虛者宜發汗下之宜承氣湯若汗之宜桂枝湯原

十一微數之脈慎不可灸因火為邪則為煩逆逆虛虛血散脈中火氣雖微內攻有力焦傷腸胃血難復也昌按此一條垂戒雖在溫證項下然不類為溫證而設所以不言證而但言脈也脈見微數則是陰虛而陽熾更以火力追逐其血有筋骨焦傷已耳余世之灼艾者不識亦辨脈之微數否耶其為陰虛火勝之人漫用灸法者何耶

十二病人耳聾無聞者以重發汗虛故也原此與傷寒耳聾為少陽邪或者迥異蓋見溫證禁過汗也

十三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使大便硬也原

十四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冒不能臥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原

十五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昌按仲景治溫證凡用表法皆用桂枝湯以示微發於不發之意也凡用下法

清火傳熱當汗而復下之此為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為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此為逆也若先下之治不為逆
觀此則溫證比陰寒太陽經之證證為差

亡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陰陽和者必自愈
春溫上篇諸方傷寒論共三百九十七法論四卷已
觀此則病溫之人素無內傷及不藏精之類者為易愈也

解肌法

桂枝湯 桂枝加葛根湯 升麻葛根湯 葛根柴胡湯 葛根蔥白湯 葛根黃連黃芩湯

附人參敗毒散 參蘇飲 海藏大羌活湯 解肌後病不去反惡寒者虛也 芍藥甘草附子湯 脈細身痛者宜可服

解肌後身疼痛脈沉者 桂枝加芍藥人參新加湯 解肌後汗出過多心下悸欲得按者 桂枝甘草湯

膈下悸欲作奔豚者 茯苓桂枝甘草大夏湯 解肌後煩渴脈洪大者 白虎加人參湯

解肌後腹脹滿者 厚朴生薑人參湯 解肌後不惡寒但惡熱者 調胃承氣湯

解肌後惡熱無下證者 知母石膏湯 解肌後脈微數小便不利微熱煩渴者 五苓散

解肌後胃乾煩不得眠欲飲水少少與之 吐法

瓜蒂散 梔豉湯 傷寒內著 有頗論

清熱諸方 白虎湯 白虎加人參湯 白虎加蒼朮湯 白虎加桂枝湯 玄參升麻湯 升麻梔子湯 竹葉石膏湯 竹葉湯

和解諸方 小柴胡湯 小柴胡加桂枝湯 小柴胡去半夏加人參瓜蒌湯 小柴胡去人參加五味子湯 小柴胡加芒硝湯

疎風諸方 荆芥散 獨活湯 金匱風引湯 續命湯減麻黃附子

溫證上篇諸方

分利諸方

五苓散 脈浮而大是表其入藥渴小便赤却當下用此 猪苓湯 汗多者不可與陽明脈浮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與之 天水散 辰砂天水散 分利更壯蠲澤瀉散 治腰以下

開結諸方

物小陷胸湯 三物白散

下法

大承氣湯 調胃承氣湯 大柴胡湯 脈浮大是表其人心下痞却當下若煩渴燥熱小便赤色嘔嘔不止心下微煩者俱當兩解

下後脈促胸滿 桂枝去芍藥湯

若微寒 去芍藥加附子湯

誤以丸藥下之身熱不去微煩 梔子乾薑湯 三湯取其溫以散表

下後利不止脈促表未解喘而汗出者 葛根黃連黃芩湯 取其涼以解表

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未欲解者 梔子豉湯

下後心中煩腹滿臥起不安者 梔子厚朴湯 取其吐以散邪

下後寸脈沉而遲手足厥逆下利脈不至咽噤不利吐膿血瀉利不止為難治 麻黃升麻湯 取其發汗以散邪

下後傷血脈澀 葶藶苦酒湯 取其壯陰大汁使陽氣微又下使陰氣弱其入亡血病惡寒葶藶子湯 二方取其發汗以助陰

解毒諸方

黃連解毒湯 黃連湯 黃連阿膠湯 黃連瀉心湯 黃連龍骨湯 黃連犀角湯 黃連橘皮湯 黑膏

養血生津

酸棗仁湯 芍藥甘草湯 阿膠散 大青龍湯 炙甘草湯 五味子湯

補中

黃耆建中湯 小建中湯 理中湯 溫中湯 治中湯

涼血滋陰

犀角地黃湯

清暑出水

瓜蒂散

利吳吐血

驚風針藥集

驚風針藥集

人身至冬月陽氣潛藏於至陰之中。內經教人於此時若伏若匿。若已有得重臟精也。若伏者若抱離養。不逞食息也。若匿者若遁逃隱避。不露蹤跡也。若已有得者。猶光匿矣。絕無缺望也。此何如鄭重耶。故謂冬不藏精。春必病溫。見病所由來。為一定之理。必然之事。其辭甚決。蓋以精動則開。而氣泄。冬月開氣泄。則寒風得入之矣。闔戶閉氣虛。則寒風入之矣。而腎主閉藏者。因是認賊作子。賊亦無門可出。彌甚相安。安及至春。地氣上升。肝木用事。肝主疎泄。木主風。於是吸引邪氣。初內動。而劫其家寶矣。然邪入既深。不能遽出。但覺憤憤無奈。其發熱也。全在骨髓之間。自覺極熱。而捫之反不灼手。任行主散汗出。而邪不出。徒傷津液。以取危困。其候比之冬傷於寒。一例則倍重矣。按冬不藏精之例。乃內經之例。非仲景之例也。非仲景之例言之未免為悖。然觀仲景之論溫證第一條。始不勝慶幸。而仲景已起發其端。昌可言之無罪矣。其曰發汗已。身內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鼻息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如驚癇狀。時瘈瘲。若火熏之一逆尚引。再逆促命。期此一段至理千古。若明若昧。未經剖晰。全名溫病。即是時行外感。何又汗之下之火之。俱為逆邪。蓋熱邪久蓄少陰腎中。精水既為素傷。重加汗。不思既下火。剗陰之法。乃為逆耳。其自汗出身重多眠。鼻息鼾。語言難者。一皆少陰之本證也。膀胱為腎之府。故少陰證具。若被下。則膀胱之陰亦傷。而直視失溲者。腎精不上。榮氣欲外奔也。若被火劫。則陰愈虧。而邪愈無制。甚則如驚癇狀。而時為瘈瘲也。一逆再逆。言汗下火之誤。可一不可二。非汗而又下。而又汗之。為再誤也。由此觀之。冬不藏精之溫證。顯然昭著矣。昌之比例以分其治。而仲景之道愈明矣。奚罪耶。再按仲景之論誤下。有結胸及痞。按熱驚風。臍寒不寐等證。從未說到小便不利。直視失溲。於此言之者。謂腎以膀胱為府。素不藏精之人。誤下則膀胱益虧。以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其變亦倍重於膀胱也。況於風邪內燭。津液乾燥。大便雖通之未必通。徒令膀胱受累。而小便自遺。試觀好色之人。多成癰淋。可類推矣。今之醫者亦講於誤下而絕膀胱之化源。立取危困之理耶。再按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此語將冬不藏精之溫證形容殆盡。蓋凡外感之邪。發汗已。則身熱自退。乃風溫之證。發汗已。身始灼熱者。明明始先熱在骨髓。發汗已。然後透出汗表也。至於風溫二字。取義更微。與內經勞風之義頗同。勞風者。勞其腎而生風也。然則冬不藏精之人。詎非勞其腎。而風先內燭。故纔一發汗。即帶出自汗。身重多眠。鼻鼾語難。諸多腎經之證。設不發。則諸證尚隱伏。不盡透出也。夫腎中之風邪內燭。而以外感汗下。及火攻之法治之。實不促其亡。耶。後人不知風溫為何病。反謂溫證之外。更有風溫證。溫毒溫疫。豈謂其言曰。重感於風。變為溫。溫則是外受之邪。與身重鼻鼾多眠少語之故。絕不相涉。可知是夢中說夢也。尚論及此。聊以自憐耳。客有難昌者曰。內經論冬傷於寒。寒毒藏於肌膚。感春月之溫氣始發。故名曰溫病。未嘗言寒毒藏於骨髓。今謂冬不藏精者。寒邪藏於骨髓。或未盡然耶。昌應之曰。此正內經之言。非余之腹說也。蓋帝問溫病。答於何臟。岐伯曰。溫瘧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燠。肌肉消。淥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則熱矣。復則邪氣復反入。入則陽虛。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由是觀之。溫瘧且然而況於溫病乎。客始唯唯。昌按熱邪久伏腎中。其證與第一例自不相同。其發熱也。皆從骨內透蒸而出。皮膚未熱。而耳輪上下已先熱矣。始發之時。多兼微寒。未似第一例之全不惡寒。以少陰居北方寒水之位也。及至大熱灼肌。多不惡寒。不似第一例之大瀉以熱邪初動。而陰精尚足持之也。其後則不惡寒而惡熱。與第一例之證。渾無別異。然雖無別異。究竟表裏不同。標本至異。始先用藥深入腎中。領邪外出。則重者輕。而輕者即愈矣。奈何其義隱而不彰。即以叔和之明。未嘗抽引其條。為後人旁通一線。昌何人。斯顧敢忘譚無忌。然而遠萬三十餘載。驅逐睡魔。晝夜不敢倒身。因是惶惶一斑。即取仲景少陰傷寒之例。推演為治溫之例。未嘗以己意混入一字也。引例如左。

三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文原 昌按脈沉病在裏也而表反發熱則邪雖在表而其根源實在裏在裏之邪欲其盡透於表則非顯經之藥不可故取附子細辛以巨麻黃為溫經散邪千古不易之正法奈何後人全不知用明明見脈沉身重嗜臥倦語之證即知為風溫又如為冬不藏精尚且漫用三陽經之表藥屢表不應十中不能活一後誣之傷寒傳死腎虛人是則是矣但不知果行溫經散邪而人死也噫業傷寒者之說顧門真是操刀之凶人甯但為茂蘭之童子已哉

三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發微汗以二三日無裏證故微發汗也文原 昌按麻黃主散邪附子主溫經二者皆大力之藥也前證發熱脈沉則表裏俱急惟恐二物不勝其任更加細辛之手溫取其為少陰引經之藥而又有平散之能以協贊二物共達奇功也此云無裏證非是并脈沉嗜臥等證俱無也但無吐利燥煩嘔渴之證耳似此則表裏俱不見其急而麻黃附子二物尚恐其力之太過故不用細辛以助之而反用甘草以和之也謹并製方之意囑心相告凡治冬不藏精之溫證始發二三日間請決擇於斯二者方焉

三病發熱頭疼脈反沉若不瘥身體疼痛當救其裏宜四逆湯文原 昌按此一段文義可得仲景治冬不藏精之奧旨病發熱頭疼證見於表矣而脈反沉則病又在裏矣兩有可疑也既發熱頭疼勢必先治其表若不瘥則治表無益矣凡治表者皆治其陽也陰病治陽豈惟無益將見陰中之真陽因之外越而身體反加疼痛一團陰寒用事矣此所以當用四逆湯而急回其存經之陽也 再按若不瘥三字甚活蓋發熱頭疼表之原不為誤但一切三陽經表藥俱不對證惟麻黃附子細辛湯與麻黃附子甘草湯二方始為少陰經對證之表藥而又不散必人之能附所以不說誤表而但說若不瘥正見表藥中原有瘥法也

四少陰病脈沉細而數病為在裏不可發汗文原 按脈細而數裏熱也發汗則虛其表且亡其津液內熱愈熾

五少陰病脈微不可發汗亡陽故也陽已虛尺脈弱澀者復不可下之文原 昌按前段云脈沉細數則為熱此云脈微則為虛熱而發汗則陰易亡虛而發汗則陽易亡故兩戒之也然則脈不微數者一概禁汗不為極言虛寒食耶此於不藏精之證邪發之初未必即見微數之脈惟可用麻黃附子二方而不知用則至脈微且數則汗下溫三法皆不可行而陰絕陽離有立而待斃耳

六少陰病欲而下利膿者絀大氣利故也小便必難以強責少陰汗也文原 昌按少陰少血強責其汗是割奪其血也小便難者源先竭也 再按少陰病強汗則小便必難強責則小便不利直視失溲可見腎以膀胱為府臟病而府未有不病臟傷則府先告絕也傷寒證中云直視譫語循衣撮空小便利者其人可治則是少陰之臟氣絕與不絕全於小便之利與不利窺其中臟孰謂測彼之下泉非回枯澤槁之善物哉

七少陰病脈紫至七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為欲解也雖煩下利必自愈文原 昌按邪在陰者多自利自利則邪氣湧正氣而脫者多矣其候必脈紫數而四肢逆冷今脈紫去而但微則陰邪已散手足反溫則真陽未傷雖有心煩下利之危急而可直決為自愈蓋陰陽不相乖亂則則無死法也然非腎氣素旺受邪原輕者不易得之數矣 再按此與邪在陽脈數而熱得汗而脈和身涼數去為欲愈之意同然陽病熱而從汗解則易陰病重而從利解則難所以仲景於陽邪內陷下利不止之證惟用逆流挽舟之法單單邪還之於表則利不治而自止也此段見陰邪從陰分解散原屬順便但少陰臟氣竭為主入送出邪者尚恆有餘地則善也而不藏精者日為床褥傳作主人安室重關設險以待暴客乎

八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便血也文原 按膀胱為腎之府腎邪傳膀胱則裏熱達表故一身手足盡熱也太陽多血為熱所亂則血出於二便然此之少陰少血誤動其血而從口鼻耳目而出者則天禍矣 再按此邪從表出而能從汗解者則愈矣

景原文難解。昌會其意而言之也。按冬不藏精之證。此一段最肖。仲景蓋已欲人辨識之矣。

王病人脈陰陽俱緊。反汗出者亡陽也。無陽以爲此屬少陰。法當咽痛而復吐利。按冬不藏精之證。此一段更肖。少陰爲水臟。吐利者。陰盛而水無也。

春溫中篇諸方條編得十二法

溫經散邪一法

麻黃附子細辛湯 麻黃附子甘草湯二方之義前已論明

溫經一法

附子湯 治得病一二日。口中和。背惡寒者。治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附子溫經散寒。人參補氣回陽。芍藥收陰。茯苓及朮制水燮土。

急溫一法

四逆湯 治寒邪深入於裏者。治膈上有寒飲乾嘔者。陰邪深入。則微陽必遭埋沒。陰邪上干。則微陽必致飛騰。故宜急溫。遲則不及也。急溫則無取於回護矣。然以甘草爲君。以乾薑附子爲臣。正長駕遠馭。俾不至於犯上無等。無回護中之回護也。

通陽一法

白通湯 治陰寒下利。蔥白爲君。乾薑附子爲臣。以在經之陰極盛。格拒其陽於外而不納。故取用於蔥白。以通陽氣。而使陰氣自斂。見明日消之義也。

白通加豬膽汁湯 治下利脈微。及厥逆無脈。乾嘔煩者。呼吸存亡之際。恐陽藥不能直達。諸人尿豬胆汁之陰。以爲引導。服湯暴出者。死微續生者。

通脈四逆湯 治下利清穀。裏虛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乾嘔咽痛。或利止脈不出者。即前四逆湯而倍乾薑。

加蔥白也。不惡寒面色赤而外熱者。加蔥白以通陽氣。復中痛者。其陰不足。去蔥白加芍藥。嘔者加生薑。痛咽者。去芍藥加桔梗。利止脈不出者。陰氣未復。去桔梗加人參。

溫胃一法

吳茱萸湯 治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

桃花湯 治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胃虛土寒。不能制水。而下焦滑脫。故用乾薑粳米之辛甘。以佐赤石脂也。

灼艾助陽一法

一二日。口中和。背惡寒者。即宜服附子湯。并用灸法以助陽。吐利手足不逆冷者不死。脈不至者。灸少陰七壯。下利。脈微濕。嘔而汗出。數更衣反

少者。陽虛而氣下墜。血少而動。皆貴也。宜灸項門之百會穴。以升舉其陽也。

溫經鎮水一法

真武湯 治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或然。或小便利。或嘔者。真武此方。司水之神也。陰邪熾盛。水泉泛溢。得真武則可以鎮攝而安

其位也。

春溫中篇

和陰一法

黃連阿膠湯 治心煩不寐者。少陰本欲寐。反心煩不寐。熱甚而裏不和也。今連除熱。雞子黃阿膠。少佐芍藥以和血。而生不足之真陰也。急下一法

大承氣湯 治二三日。口燥咽乾者。二三日。病始發。便有時水枯竭之象。不急下。將何救耶。治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痛。口乾燥者。胃中之邪。將水而變者。熱之極也。心下痛者。水氣上逆也。水氣上逆。而口反乾燥。則枯涸有立至矣。故當急下。治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腹脹不大便。胃實可知。水臟受病。加以土實。則水必竭。故當急下。

清解一法

四逆湯 治四肢微逆。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肢微冷。則熱未深。故用柴胡解之。枳實泄之。甘草和之。而最要加芍藥。以收其陰也。欬者。加五味子乾薑。并主下利。悸者。加桂枝。小便不利者。加茯苓。腹中痛者。加附子。泄利下重者。加薤白。黃連散。

分利一法

猪苓散 治下利不止。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取其水穀。分則利自止。利止。則嘔渴心煩。不特治而自愈。然不藏精。而膀胱之氣不化者。又在所禁。

清咽一法

甘草湯 桔梗湯 半夏湯 治風挾痰熱者。

苦酒湯 治咽中生瘡。語聲不出者。

溫證下篇

謹將冬傷於寒。又兼冬不藏精。春月同時病發。定為一大例。

昌按冬既傷於寒。冬又不藏精。至春月兩邪同發。則冬傷於寒者。陽分受邪。太陽膀胱經主之。冬不藏精者。陰分受邪。少陰腎經主之。與兩感傷寒證中。一日太陽受之。即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煩滿而渴之例。纖毫不差。但傷寒證自外入內。轉入轉深。故三日傳徧六經。溫證自內達外。既從太陽之戶。膈而出。勢不能傳徧他經。表裏只在此二經者。為恆也。若更挾外邪。從太陽少陰經中。二日傳陽明太陰。三日傳少陽厥陰。則臟腑之邪交煉。不俟六日即死矣。蓋太陽少陰邪發之日。正已先傷外邪。復入正氣。又傷。即與再傳無異。臟腑之氣。幾何。決無所供。三傳之理也。但既是溫證。表裏橫發。重復感受外邪者。十中無一。所以溫證兩感之例。原有可生之理。昌治金鑑一則。先以麻黃附子細辛湯汗之。次以附子瀉心湯下之。兩劑而愈。可見仲景法度森森具列。在人之善用也。今人見熱煩枯燥之證。而不敢用附子者。惡其以熱助熱也。孰知不藏精之人。腎中陽氣不藏。精液不得上升。故枯燥外見。總用附子助陽。則陰氣上交於陽位。如釜底加火。則釜中之氣水上騰。而潤澤有立至者。仲景方中。輒用附子一枚。今人一錢。亦不敢用。總由其識之未充耳。昌亦非偏重溫也。以少陰經之汗下。與他經不同。如白金鑑。先以溫法及汗法。一藥同用。次以溫法及下法。一藥同用。而收功反掌。蓋金鑑二法。別無他法也。說汗藥中。不用溫下藥。中不用溫。是與治傷寒陽邪之法。全無差等。矣。昌之分溫證為三例者。道本自然。其不以牽強穿鑿。取後世之訛議也明矣。再按冬傷於寒。又不藏精。春月病發。全似半表半裏之證。乃以半表半裏藥用之。病不除。而反增所異者。何此證乃太陽少陰互為標本。與少陰之半表半裏。絕不相類。

表熱裏寒者。脈雖沉而通。手足微厥。下利清穀。此裏寒也。所以陰證亦有發熱者。此表解也。表裏寒者。脈必滑。身發者。乾。所以少陰惡寒而躁。此表寒也。時自煩。不欲厚衣。此裏熱也。按此段文義論溫證。全以少陰經與太陽膀胱表裏。昌所謂太陽與少陰。至為標本者。得此而為有據矣。其云所以陰證亦有發熱者。此表解也。言當先從表解也。麻黃湯附子細辛湯之例也。脈滑者。裏身發者。乾。裏熱也。惡寒而躁。宜行溫散。時時自煩。不欲厚衣。又宜涼解。用藥如此。紫難正與兩感證中。治有先後發表攻裏。本自不同之義。至見正欲學者。之以三陽反也。又云。少陰病。惡寒而躁。時自煩。欲去衣被者。可治。又云。手足溫者可治。雖不出方。大段見陰陽不甚乖離。尚可調其偏以協於和之意。設惡寒而躁。更加下利。手足逆冷。則無陽而偏於陰矣。更加厥不至。不煩而躁。則陽去而陰亦不行矣。所以用藥全在臨時較量。果其陰盛陽微。即以溫為主。果其陽盛陰微。即以下為主。果其陰陽雖雜。溫下兩有所礙。則參伍以調其偏。其勝為主也。當從表解之義。前已申明。然亦必邪勢正職。陰陽尚未全虧。本可溫經散邪。若夫滋陰難固。任行苦水之降。必無倖矣。此等處皆是危疑關頭。雖仲景之聖。不敢輕出一方以膠治法之圓機。所貴明理之度。師其意而自為深造耳。

少陰中風。脈陽微陰浮者。為欲愈。觀此一條而設脈辨證之機。亦甚昭著矣。陽微陰浮。為欲愈。則病發之時。陽盛陰微。亦可知也。陽盛則治先臍陰。則治先臍。又可知也。既盛且緊。則表之外證。以分緩急。又可知也。倘陽已微而陰不浮者。更當治其陰。亦可知也。倘陰已浮而陽不微者。更當治其陽。亦可知也。此昌之尚論。每於仲景言外。透出身神。以自懷也。仲景用桂枝以和營衛而解肌。此定例也。不但為太陽經中風之本藥。即少陰經之宜汗者。亦取用之。其最妙處。在用芍藥以益陰。而和陽。太陽經之營衛得芍藥之收。則不為甘溫之發散所逼。而安其位也。至若少陰。則更為陰臟。而少血。所以強逼少陰汗者。重則血從耳目口鼻出。而厥竭可虞。輕亦小便不利。而枯涸可待。用藥自當比芍藥之例。而倍加陰。以益陽。昌每用桂枝。必加生地。以佐芍藥。之不遠三十年來。功效歷歷可紀。蓋得此例之法也。仲景於冬月太陽中風之證。而用桂枝為例。不為春月之病溫者設也。春月病溫。用桂枝。勢必佐之以辛涼。而不藏精之溫。乃在少陰。不得不用桂枝之溫解之。以少陰本陰標寒。邪入其界。非溫不散也。豈惟桂枝。其則麻黃附子。在所必用。所貴加倍陰藥。以輔之。如芍藥地黃。猪膽汁之類是也。今人未達此理。但知惡藥性之溫。概以羌活柴葛為表。則治太陽而遺少陰。屢表而病不除。究竟其可奈何。而病者無幸矣。紛紛為仲景解。謂之說然乎否耶。

謹定擬冬傷於寒。冬不藏精之證。名曰兩感溫證。

按傷寒少陰證。乃從三陽經傳入者。此證乃少陰與陽統經。一臟一腑。自受之邪。故三陽傳入之例多不合。惟兩感之例。一日太陽受之。即與少陰俱病。其例胎合。然仲景又不立治法。但曰治有先後。發表攻裏。本自不同。是則一藥之中。決無兼治兩經。籠統不清之法矣。而治有先後。於義何居。昌嘗思之。經之邪。先表裏直中之邪。但先其裏。溫證之邪。裏重於表。兩感之邪。表裏不可預擬。惟先其偏重處。假如其人陰小將竭。其陽證露外。見種種躁擾之證。加以再治太陽之邪。頃刻亡陽而死矣。是必先溫其經之陽。兼益其陰。以培陽之基。然後乃治其太陽之邪。慎為庶幾也。此則與少陰宜溫之例合也。又如其人平素清虛。非以內鬱之邪。灼其肝水。外現鼻燥舌黑。種種枯槁之象。加以再治太陽。頃刻亡陰而死矣。是必急下以救將絕之水。水液既回。然後乃治太陽之邪。猶為庶幾也。此則與少陰宜下之例合也。又如其人邪發於太陽經者。極其勢迫。大熱惡寒。頭疼如劈。腰脊頸項強痛。莫移胸高氣喘。種種危急。溫之則發斑。發狂下之則結胸。讞語計。惟有先從太陽經桂枝之法解之。解已然後或溫或下。以去其在陰之邪也。此則當用太陽經之表例。而與

少陰可汗之例略同也。詎非先後發之可預擬者耶。但兩感傷寒之攻裏。單取攻下。原不兼溫。而兩感溫證之裏亡陽之候頗多。不得不兼溫與下而並機之也。此又變例而從病情者也。按太陽少陰兩感之溫證。其例雖與兩感傷寒一日太陽與少陰俱病相合其實。比傳經之邪大有不同。蓋傷寒之邪三日傳徧六經。故為必死之證。而溫病乃內鬱之邪。始終只在太陽少陰二經。不傳他經者為多。是則非必死之證也。惟治之不善。乃必死耳。倘用汗下溫法先後不紊。則邪去而正未傷。其生固可必也。又有邪未去而正先亡。惟藉他經供其絕乏。久之本臟復榮。亦以得生者。總宜分別視也。按亡陽一證。在傷寒則誤發太陽經汗。與誤發少陰經汗者多見之。他經汗誤則不然。可見兩感之溫證。為太陽少陰雙受之邪。舍溫經散邪而單用汗藥者。其亡陽直在頃刻間耳。蓋陽根於陰。深藏北方腎水之底。素不藏精之人。真陰既耗。則真陽之根淺而易露。若不以溫經之法。嘿護其根。而但用甘溫發散之藥。是以陽召陽隨感。即赴不待蓋覆。而淋漓不止。不可不懼也。按亡陰一證。在傷寒則邪傳陽明。當下而不下。致液津暗耗。邪傳少陰。當下而不下。致腎水暗枯。其亡也以漸。尚有急下一法可救。若在不藏精之溫證。則腎水已竭。之於先而邪發之日。陰邪必從下走。勢自下利奔迫。是下多尤足亡陰。而又絕無補法。可以生陰。金匱云。六腑氣絕於外者。其人惡寒。五臟氣絕於內者。則下利不禁。臟者陰也。陰氣欲絕。詎非亡陰之別名乎。神哉仲景之書。既詳不藏精之證。又出不藏精之治。特未顯然。聖示後人不維其義耳。即如桂枝一湯。本為太陽中風設。而汗下和溫。已具於一方之內。至於溫法。尤為獨詳。如附子加人參白朮乾薑甘草。加桂心。按令蜀漆紅花等類。皇太陽表證中所宜有乎。惟病有不得不先溫經。又不得不兼散邪者。故以諸多溫經之法。諫於桂枝項下。一方而兩擅其用。與麻黃附子細辛湯同意。凡遇冬不藏精之證。表裏之邪交感。陰陽之氣素虛者。按法用之。裕如也。

春溫下篇諸方蓋篇第十五法連前共三十法合前四卷共足三百九十七法

桂枝領邪一法桂枝加生地湯

清表溫中一法桂枝加人參湯

清陽瀉火一法桂枝加大黃湯

脈浮先表一法桂枝湯

先溫後表一法治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先用四逆湯急救其裏。救後清便自調。但身痛者。隨用桂枝湯急救其表。此見下多則陰邪亦從陰解。

故溫後但解其陽邪。不必兼陰為治。

溫經止汗一法桂枝加附子湯

汗後惡寒一法芍藥甘草附子湯救陰固陽表虛

下後惡寒一法桂枝湯去芍藥加附子虛

汗後惡熱一法調胃承氣湯胃中乾實

汗後裏虛一法桂枝新加湯汗後身痛

汗後發悸二法桂枝甘草湯得人心悸

汗後腹脹一法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

汗下後腹脹一法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治胸下悸

附辨溫證合偶感之客邪以明理而開謬

諸家方書謂溫證之外復有四證一曰脈陰陽俱盛重感於寒者變為溫瘧。一曰陽脈浮滑陰脈濡弱者更過於風變為風溫。一曰陽脈濡弱陰脈實大者更遇溫熱變為溫毒。一曰陽脈濡弱陰脈弦緊者更遇溫氣變為溫疫。據其援脈以辨證而為治溫者推廣其端似乎新奇可喜詎知辭不達意徒足炫人所以後人一得之長迴不及於古人此等處關係病機最重豈不得不并明其理焉蓋春溫夏熱秋涼冬寒各主一氣者其常也然天氣不可以長拘所以負氣亦有清涼之時冬氣亦有燥熱之時凡此皆謂之客氣也本溫證而重感於寒其病即兼冬氣而為溫瘧本溫證而重感於熱其病即兼夏氣而為溫毒本溫證而重感於時行不正之氣其病即兼不正之氣而為溫疫原無所變也乃謂某病忽變某病不令人炫而且駭乎又且長夏之濕氣春分後早已先動最能與濕氣相合而為濕溫之證何以四證內反不並舉又且溫瘧一證內經明說是冬月邪入骨髓至春夏始發何得妄說春月重感於寒又且更遇於風變為風溫一證頭上安頭字中說夢尤為無識蓋春月厥陰風木主事與時令之溫不得分之為兩凡感而病者皆為風溫之病也即如初春之時地氣未上升無濕之可言也天氣尚微寒無毒之可言也時令正清和無疫之可言也而所以主病者全係於風倘陰風溫反為一證則所以病溫之故為何故耶試觀仲景於冬月之病悉以傷寒之名統之其感發之風寒栗烈之寒熱總為一寒則春月之風寒風熱風濕總為一風并可知也夫風無定體者也在八方則從八方在四時則從四時春之風溫夏之風熱秋之風涼冬之風寒此自然之事也仲景於溫證篇首即特揭風溫之名以綱眾目其晰義之精為何如耶顯明道理一經後人之手便將風與溫分之為二況於精微之奧乎茲特辨之以見治溫原為切近平易而非有奇特也

溫瘧主治

溫瘧病脈尺寸俱盛先熱後寒者宜小柴胡湯先寒後熱者宜小柴胡加桂枝湯但寒不熱者宜柴胡加桂薑湯但熱不寒者宜白虎加桂湯有汗多

煩渴小便赤澀素有瘧氣及不服水土吐甚者宜五苓散

溫毒主治

溫毒為病最重溫毒必發斑宜人參白虎湯竹葉石膏湯玄參升麻湯黑膏

溫疫主治 人參敗毒散

溫疫病陽脈濡弱正虛也陰脈弦緊邪實也正虛邪實則一團外邪內熾莫能解散病固纏身為累而目前不識精之人觸其氣者染之尤易所以發表藥

中宜用人參以領出其邪寓意草中論之已悉茲不復贅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四 詩經

冬

天干始於甲。地支始於子。故尚論四時。以冬為首。凡春夏秋冬三時之病。皆始於冬故也。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法天之閉藏。與民休息。俾無天札也。然而高人居雪堂山。而內藏愈固。漁父垂釣寒江。而外邪不侵。以藏精為御寒。乃稱真禦寒矣。內經謂冬不藏精。春必病溫。詳垂誠。後世紅爐暖閣。醉而入房。反使孔竅盡開。內藏發露。以致外寒乘間竄入。所以傷寒一證。最出最多。仲景於春夏秋冬三時之溫熱病。悉以傷寒統之者。蓋以此也。吾人一日之勞。設不得夜。寢則來日必加困頓。農夫一歲之勞。設不為冬藏。則來年必至缺乏。况子萬物以春夏秋冬為書。以冬為夜。至冬而歸根伏氣。莫不皆然。豈以人為萬物之靈。顧可曾覽耶。特首揭之。且以動良士之瞿瞿也。
散音

春

天地之大德曰生。德流化溥。而人物生焉者也。春秋首揭春王正月。雖重王道。而天德人理。統括無餘。春於時為仁。仁者人之心也。故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心上先有一段太和之意。然後與風甘雨麗日芳時。自昌庶類。同其欣賞。一切乖戾之氣。不驅自遠。更何病之有哉。乃縱肆輩。日飲食於天地之陽和。而不禁其暴戾恣睢之習。此其心先與凶惡為伍。凡八風之邪。四時之毒。咸得中之。及至病極無奈。乃始忍性以冀全生。終屬勉強而非自然。如石壓草。逢春即芽。如木藏火。逢鑽即出。惟靡然從風。順喉然喪我者。病魔消。而精氣漸耗。猶為近之。故法天地之生以養生者。為知道也。風者善行易入之物。為百病之長。大率風之傷人。先從皮毛而入。以次傳入筋骨臟腑。內虛之人。與外風相合。如空谷之應響。大塊之意氣。未動而已先覺。若星搖燈閃。可預徵者。故體虛之人。避風如避箭石。偶不及避。當即驚以捍其外。氣湯以溉其內。使皮毛閉津潤。透則風邪隨感即出。不為害矣。然外雖避風。而內食引風之物。而招致尤為不濟。善治風者。必權衡於風入之淺深。逐節推引而出。然亦須兼治痰痰不堵。塞竅。隨則風易出也。至於痰熱積盛。有自內生風之候。則與外感之風迥隔天淵。若以外感法治之。如羌防之屬。則內愈虛。風愈熾。每至不起。與內傷病以外感藥治。其誤同也。

夏

熱者天時之氣也。暑者日之毒也。濕者地之氣也。夏月天時本熱。加以地濕上騰。是以庶類莫不繁茂。然而三氣相合。感病之人。為獨多。百計避之不免。亦惟有藏精。法可恃耳。暑濕夏月。藏精則熱邪不能侵。與冬月之藏精。而寒邪不能入者。無異也。故春夏秋三時之病。皆起於冬。而秋冬二時之病。皆起於夏。夏月宿病。兢兢與防。金水二臟。尤為保身之儀式矣。每見貴介髦齡之子。夏月出惟納涼。暗中多開窗簾。以致熱邪乘之。傷風咳嗽。漸成虛怯。疰瘧等病者。甚多有。賢父兄者。自宜防之於早矣。人之居早晚。獨山嵐冒雨。賜著汗衣。臥冰簟。飲涼水。食瓜果。受內傷。皆能使濕土受傷。若以秋瘧但為暑者。遺却太陰濕土受傷。半至冬月。欬嗽反以為受於濕。而以燥治之。不為千古一大誤耶。夏月汗多。真陽易散。津少。真陰易消。為內傷諸病之始。

秋

金性長夏濕土而生。其氣清肅。天香遍野。地實垂成。月華露湛。星潤淵澄。酷熱之後。得此高秋。肅爽與嚴寒之後。而得陽春。敷和同為一歲不可多得之日。蓋金性剛。金令嚴。繁茂轉而為蕭疎矣。燥熱轉而為清冷矣。以故為時未幾。而木葉草枯。水落石出。時愈冷則愈燥。以火令退氣。久入金無所畏。而得以自為也。故燥金之令。不可傷傷之。則水竭液乾。筋急爪枯。肝木暗摧。去生滋遠。故凡肝病之人。宜無後無伐。以聽木氣之歸藏。木氣歸藏。燥金即能萎其枝葉。

而不能傷其根本及秋金變生冬水早已庀木之根以故木至春而復榮者榮於冬月之胎養也夫生中有殺殺中有生亦自然而然之理人在氣交之中能隨天地自然之運而為節宣則不但無病而且難去豈舍此而更有延年之術哉若夫燥金自受之邪為病最大以夏火之克秋金為賊邪故暑熱濕之令金獨傷之暑熱濕之病金獨受之古人於夏月早已淡泊滋味惡其濕熱傷肺且不欲以渴滯礙清道也然形寒飲冷尤為傷肺雖夏月之乘涼亦不可過況入秋已深尚啖生冷冒風露而無忌宜不致肺之病耶故夏三月所受之熱至秋欲其散不欲其收若以時令之收兼收其熱則金不生水而轉增燥安得不為筋脈短勁濁渴枯損之導為冬月咳嗽之根耶

論治病必本於四時

殮泄病既謂春傷於風夏生殮泄矣又曰長夏濕病洞泄寒中又曰逆秋氣者冬必殮泄其言錯出無定人不易會不知病名雖同而其因風因濕因寒則各不相同故治病不本於四時無能治也

春傷於風秋生殮泄解

春傷於風夏生殮泄從來解說不明昌謂風邪傷人必入空氣惟腸胃為最所殮之食由胃入腸胃空而風居之少頃糟粕去腸空而風亦居之風既居於腸胃則其導引之機如順風揚帆不俟脾之運化食入即出以故殮泄即泄也不知者以為脾虛完穀不化用長夏洞泄寒中及冬月殮泄之法反以補脾剛燥之藥助風性之勁有泄無已每至束手無策倘知從春令治之仍以桂枝領風從解肌而出一二劑可愈也識此意者雖三時之傷於風者亦可會而通之

夏傷於暑長夏傷於濕秋必痲痺解

自二月以至七月地氣動則濕用事自八月以至正月地氣靜則燥用事所以春夏多病痲者可知傷熱傷暑者有不傷濕者也所以秋冬多有咳嗽者傷風傷寒者有不傷燥者傷燥者也

秋傷於燥冬生咳嗽解

秋月之金生冬月之水然金必寒始能生水水必冷始不為痰故冬月之咳嗽必由於秋令之燥也然而夏月化土之氣不先傷於肺則秋月何燥之有昌故謂秋冬二時之病皆始於夏夏月藏精則邪不能侵也夫泄瀉之問暑且不到豈有內藏之邪然真水而暑熱之邪得傷其肺者哉故火邪不能燦金而金始冷也金寒則氣清而不上逆水冷則質清而不成痰更何咳嗽之有哉

論內經四時主病之脫誤

內經云春傷於風夏生殮泄夏傷於暑秋必痲痺秋傷於濕冬生咳嗽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春冬二季風寒之病可無疑矣其夏傷於暑秋必痲痺一語釋云暑汗不出至秋涼氣相薄而為寒熱往來之症蓋以經文原有當暑汗不出者秋風成痲之說故引之而為註不知於理欠通也夫夏月之暑合於長夏之濕始為秋時之濕所以症證名曰脾寒由傷於長夏之濕土為多若謂專屬傷暑則之深居靜攝未嘗傷暑秋亦病痲者又謂何所傷耶至秋傷於濕冬生咳嗽一語釋云秋傷於濕濕蒸為熱熱者火也至冬寒與熱搏當為咳嗽之證則牽強不通之極矣夫濕無定體者也春夏曰風熱之濕秋冬曰涼寒之濕惟夏月之暑熱濕三氣相合始可名之為熱豈有至秋之涼而反蒸為熱之理況乎濕者水類所以水就濕也燥者火類所以火就燥也指燥為濕是指火為水矣顛倒不已甚乎今為正經文之脫簡增入一語曰春傷於風夏生殮泄夏傷於暑長夏傷於濕秋必痲痺秋傷於燥冬必咳嗽則六氣配四時之旨燦然中天矣知長夏之濕而秋病之源始清易秋月為燥而諸家指為熱火之訓亦不誤請再以素問之素問云天有春夏秋冬四時金木水火土之五行